

# 我看吉林卫视拍摄《刘海粟专辑》偷梁换柱

■牟建平

8月12日,《中国文化报》第2版“综合新闻”刊发了陈履生、冯健亲等六人署名的《关于吉林广播电视台“刘海粟专辑”被不法分子利用的严正声明》,揭露曝光了该电视台以宣扬刘海粟先生艺术人生为幌子,弃之前采访拍摄的大量刘海粟绘画真迹不用,反而突出展示多幅来历不明的拙劣伪作,采取移花接木、鱼目混珠的方式,为伪作背书的侵权行为,要求吉林电视台严肃核查,并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消息一出,一片哗然。

应该说,近年来国内书画界和艺术品市场的造假事件屡出不绝。如造假分子通过印制出版物真伪混杂夹带,或重金聘请知名鉴定专家为赝品题跋等伎俩,但是以拍摄去世大师专题片的方式,串通编导来偷梁换柱,以假充真,为赝品“镀金”的案例,还是闻所未闻,堪称花样翻新,实在令人耳目一新,大开眼界。没想到,造假分子如今竟然盯上了电视媒介,通过买通编导,把伪作拍进大师的传记片中,赝品堂而皇之地摇身一变为大师名作,可谓棋高一着,令人瞠目结舌。

此事件曝光同时,刘海粟的小女儿刘蟾女士(刘海粟美术馆名誉馆长)还从上海通过“锦天城律师事务所”给吉林广播电视台发去了律师函,明确表示吉林电视台拍摄播放的刘海粟专辑系列片存在侵权欺诈行为。在律师函中详细介绍了事件的来龙去脉,刘蟾在律师函中说“2020年,吉林电视台《回家》栏目组(总监姚树祖、导演王志新)联系到她,表示计划筹拍我国新美术运动的拓荒者、现代艺术教育的奠基人,艺术大师刘海粟先生特辑。”

刘蟾女士身为刘海粟先生七个子女

中唯一传承家学的传人,出于对栏目组工作的支持,刘蟾女士除亲自接受采访外,还陪同栏目组先后到上海刘海粟美术馆、常州刘海粟美术馆、常州刘海粟夏伊乔艺术馆、南京艺术学院等多家单位拍摄先父大量真迹,还介绍国内知名学者陈履生、冯健亲、刘伟东、梁晓波等接受栏目采访。该栏目组在完成上述拍摄工作后,承诺在播出前将样片送刘蟾审阅。应该说,这之前的操作都显得一切正常。

但是令人吃惊的是,刘蟾女士从友人处得知,该专辑片自己未审片前在6月4日至7月2日已经在吉林卫视播出了。迟至传记片播出后的7月5日,该栏目组的总监姚树祖才向刘海粟大师的女儿刘蟾女士寄送了《百年一粟》五期系列纪录片,且该纪录片内均无台标,并与友人所看播放的涉案节目片段内容并不相同。刘蟾发现这是两个版本,片中所播刘海粟先生多幅作品并非之前采访所拍真迹,涉嫌侵犯著作权。家属这时才感觉到,自己被栏目组彻底欺骗和戏耍了!

在致吉林卫视的律师函中,刘海粟大师女儿刘蟾表示:“该台栏目组以骗取大师子女信任,借上述与刘海粟相关的受访单位的权威性,来为伪作背书,存在明显误导,对刘海粟先生艺术成就及众多美术馆、受采访专家个人的声誉产生极其恶劣的负面影响。”刘蟾要求吉林电视台在收到律师函之日起,立刻停止相关侵权行为,封存涉案节目成片,并删除片子所有侵权作品的镜头,重新进行剪辑和严格审核,交大师家属确认后在吉林卫视重新播放,以消除负面影响。

笔者在详细看了六位专家的声明和

刘海粟大师女儿刘蟾的律师函后,可以基本断定这是一起利用拍摄大师纪录片参与书画造假的严重偷梁换柱行为!放着众多刘海粟美术馆、南京艺术学院的大批刘海粟大师真迹不用,反而拍摄众多社会上民间的不靠谱的伪作赝品,居心何在?用心可谓昭然若揭。这哪里是宣传拍摄大师啊?分明是为了赝品伪作“镀金”,为造假分子和团伙谋利。至于栏目组总监和导演是否收受了什么好处?相信大家心知肚明。

随着近年国内艺术品市场的繁荣,大师书画在拍场高价频出,于是许多造假分子动上了歪心眼,不惜采取各种手段、伎俩包装伪作。近10年的出版物、大师作品集,不少都真中掺假,更有甚者,公然伪造出版物,一本大师作品集全是赝品的也不在少数。但是,利用拍摄大师纪录片造假掺假,采取纪录片的方式为赝品“镀金”,还闻所未闻。此次吉林卫视拍摄的刘海粟《百年一粟》五集系列纪录片,堪称是开了电视媒体参与造假的先例。

笔者以为,拍摄已故绘画大师的纪录片是个十分严肃的事情,电视台本身一般是没有这个能力的,借助大师子女和大师美术馆,目前是比较权威的途径。吉林卫视委托刘海粟大师的子女刘蟾来做前期采访、介绍专家、陪同多家刘海粟美术馆藏真迹的拍摄,应该说前期工作比较专业。但是后期把大师子女一脚踢开,也违背承诺在播出前不给审看样片,还搞了两个版本,这明显是一种明目张胆的欺骗行为。而对之前多家刘海粟美术馆拍摄的真迹在播放片子中弃之不用,反而狸猫换太子一般在纪录片中掺杂侵权赝品,实在

令人匪夷所思!

刘海粟身为近现代中国绘画大师,其拍卖行情虽然与齐白石、徐悲鸿相比逊色不少,但近10多年来也屡有上佳表现,如2019年西泠秋拍上,油画《苏州河》以3634万元高价成交。在2020年中国嘉德秋拍上,油画《太湖渔舟》以2323万元高价拍出。其泼彩国画《黄山云海奇》更是早在2011年朵云轩春拍中拍出过3852.5万元的惊人高价。所以了解一点刘海粟的市场行情,就不难理解为何有人不惜拍摄大师的纪录片,采取以假充真的不法手段,未回避大师家属审片了。

笔者近年曾观看过中国美术馆的两次刘海粟纪念展,一次是稍早些的,一次是2017年11月的“沧海一粟——刘海粟纪念展”,特别是2017年这次特别展出了28幅以黄山为题材的作品,17幅泼墨泼彩与11幅油画,极为难得,令人印象深刻。刘海粟身为海派的一员大将,其绘画不仅融贯中西,尤其对近代中国美术教育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其晚年的泼墨泼彩黄山更是“元气淋漓障尤湿”,与张大千的泼墨泼彩山水堪称“双壁生辉”。

吉林卫视拍摄刘海粟大师系列专辑片偷梁换柱,公然掺假这件丑闻,是当今电视媒体伙同造假的真实案例,可知如今国内电视媒体也被造假分子钻了空子,一些电视媒体人为了一己私利,也被造假团伙腐蚀拉下水。无利不起早,如果栏目组没有大师之女刘蟾怀疑的经济往来,很难理解在五集系列纪录片中弃馆藏大师真迹而不用,而反复播放侵权画作。最后,希望国内电视媒体人引以为戒,洁身自好,不要沦为艺术品造假团伙的共犯。

# 中国人为何拿一支软笔“为难”自己?

■何光锐

蔡邕的书论《九势》中,有这样一句话——“笔软则奇怪生焉。”

这真是一句“奇怪”的话。何谓“笔软”?何谓“奇怪”?何以“笔软”则“奇怪生焉”?针对它的真实含义,历来聚讼纷纷,归纳起来主要有两种解释:第一种解释认为如果书写者笔力软弱,则书写过程中不能如意,笔下出现各种不合规范的丑怪线条和结构。第二种解释与之相反,认为因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如果书写者运用得法,就能产生变化多端、出人意表的精彩效果。

我们知道,释读古文,必须“原汤化原食”,把句子放到原文的整个语境中加以理解,而不能断章取义。蔡邕的那段原话是这样的:“夫书肇于自然。自然既立,阴阳生焉;阴阳既行,形势出矣。藏头护尾,力在字中,下笔用力,肌肤之丽。故曰,势来不可止,势去不可遏,惟笔软则奇怪生焉。”细细咀嚼体会之后,就可以把第一种解释排除。因为文中连续出现的“自然”、“阴阳”、“藏头护尾”、“肌肤之丽”、“势来”、“势去”等词语,环环相扣,都与毛笔富于弹性的特点,亦即“笔软”直接相关。惟“笔软”,方可“藏头护尾”,方有“肌肤之丽”,方能“形势出矣”、“奇怪生焉”。

实际上,这段文字包含了中国传统书画艺术的一大奥妙。

世界各民族文字,在其肇端之际,多以契刻或硬物描画为主。中国人后来发明出毛笔,这并不奇怪,奇怪的是,在毛笔产生后的几千年中,多少智者能人日日操弄使用,竟然没有想到去推翻这位性格“柔软”的“管城侯”,以一种更便利的工具取代之。只要拿过毛笔的都知道,这支笔对于一个初学者来说,是多么的难以控制,笔毫一入纸,立即就失去“平衡”,不是太重就是太轻,快了不成慢了更不成,那种无所适从的尴尬,就象从未溜过冰的人被套上冰鞋推到了场地中央。

从这个角度看,中国人似乎自找麻烦,专门跟自己过不去。因为我们的先贤在原本相对劲挺的兔、狼毫笔之外,又增添了更软更不易对付的羊毫笔,而且还要加长笔锋。在纸张的应用上也是如此,从表面光滑硬朗的熟纸,演进到柔软而易于渗化的生宣。他们的用意,无异于要“戴着镣铐跳舞”。而深究其理,则可以明了为何只有中国发展出以文字书写为形式的“纯抽象”的书法艺术,以及中国画何以形成“笔墨中心论”。

林语堂在《吾国与吾民》一书中,曾经触及这一问题,他说:中国之毛笔,具有传达韵律变动形式之特殊效能,而中国的字体,学理上是均衡的方形,但却用最奇特不整的笔姿组合起来,而以千变万化的结构布置,留待书家自己去决定创造。

注重表达内在节奏韵律,抒发情性,呈现哲理,是所有中国传统艺术的共同趣向。对于书法而言,正是这些“形而上”的需要,对工具材料提出了选择,这就是毛笔诞生的必然性所在。

换句玄虚点的话说,惟具“弹性”之物方能“载道”。

如若无法传递韵律,则无“流美”可言,更谈不上体现情性与哲理,谈不上“书为心画”、“书如其人”了。因此,书法之所以成为一种生命化的艺术,成为“中国文化核心之核心”,毛笔的特殊性不容忽视。

“笔软则奇怪生焉”,蔡邕所用的“奇怪”一词,提示了书法线条在艺术表现上的丰富性——浓、淡、枯、润,粗、细、刚、柔,稳与险,畅与涩,老与嫩,奇与正,张扬与蕴蓄,精微与浑茫,迅捷与雍容,雄壮与优雅,豪迈与谨严,洒脱与沉郁……

任何一门艺术,都建立在对复杂多重

矛盾关系的驾驭调和上,艺术的高度与艺术的难度紧密相关。仍然拿竞技体育来打个比方:足球为什么被公认为世界第一运动,让无数人如痴似狂?正是由于这项运动以人体中最为笨拙的部位,接触物体中最难以控制的球体,参加一种人数最多的集体角逐,因而最富起伏变化,最难以预测,最具偶然性和戏剧性。“脚拙”、“球圆”、“人多”,于是,“奇怪生焉”。

就书法而论,由于毛笔的软而难操,让习书者不得不放下傲慢自我的心态,和逾级遽等的企图,静气澄怀、日复一日地在笔墨纸三者间周旋对话,熟悉、体认、顺应其性理,才有可能渐次向挥洒如意、心手相忘的“段位”靠拢。否则,即便有满肚子的才思,也只能感叹“眼中有神,腕下有鬼”了。在这个过程中,毛笔之“软”,实际上对“意、必、固、我”的主观偏执,躁急刚愎的人为之力,形成了一道阻挡、缓冲、化解的“沼泽地”。“笔力”提升之进阶,伴随着自我对自然的尊重与认识,“人”与“天”的相融与相应。此中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要义。

书画之道“肇于自然”,而其至高境界,乃达于自然。